

感激从前

彭国梁著

Thanks For The Past

我知道一个人走来的
去的滋味
我知道孤独的影子也
会流泪
我知道上帝早就给我
安排了一个人
只是因为我
耽误了见面的机会





感谢从前

彭国梁 著

Thanks For The Past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感激从前 / 彭国梁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3. 9

ISBN 7-5378-2583-1

I. 感 … II. 彭 …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1143 号

感 激 从 前

彭国梁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瑞兴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30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 7-5378-2583-1

I · 2537 定价: 19.00 元

目 录

与王朔侃玩哄骗	(1)
残雪、近藤直子及其猫	(7)
在星辉的斑斓里放歌——女摄影家卓雅散记	(10)
美丽总是愁人的——卓雅镜头里的湘西	(17)
想做乌鸦的王跃文	(21)
和余光中先生座谈	(23)
听黄永玉先生演讲	(25)
但求一见沙河师	(27)
沙河先生的字	(30)
曹老师	(34)
范笑我和他的《笑我贩书》	(37)
百岁新郎的忘年情爱	(40)
有关“单身咏叹调”	(51)
别问我是谁	(54)
关于电话	(57)

※ ※ ※

躲“年”的朋友	(59)
二锅头	(61)
房痴	(63)



孤独的宝马	(65)
追不如追不着	(67)
高高的树上结章郎	(69)
小病的幸福	(71)
“花记”的不幸遭遇	(73)
无花果	(75)
就想当个贤妻良母	(77)
葡萄其实不酸	(79)
还得自己有钱	(81)
不妨学学“老顽童”	(84)
家是什么?	(87)
我实在记不起你的姓名	(89)
友情是金	(91)

※ ※ ※

红尘有爱	(93)
依依离情	(96)
刻骨之哀	(98)
慈母情深	(100)
也说借钱	(102)
活一个过程	(104)
男人也有脆弱	(106)
徘徊者说	(108)
执迷不悟者说	(110)
渴望庸常	(112)
钓鱼不钓名	(114)
玻璃内的山水	(116)

迷路	(118)
新与旧	(120)

※ ※ ※

虚与实	(123)
大与小	(126)
闲与忙	(129)
陌生的朋友	(132)
我的包丢了	(134)
堵车	(136)
纳米是什么米	(139)
月亮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142)
有一种病毒，名叫复制	(145)
莫把味精当盐放	(147)
说性	(151)
说书	(153)
说病	(156)
说茶	(159)
智子疑邻见仁见智	(161)
爱的小屋	(163)

※ ※ ※

珍惜这份宁静	(165)
夏天的阳台	(168)
聊天	(170)
乘凉	(172)
偶翻《菜根谭》	(174)



舞迷乱弹	(176)
看电影与看电视	(180)
“银苑”品茶	(182)
感谢小餐馆	(185)
逛书店	(187)
渴望关怀	(191)
一种等待	(193)
自作多情的乐趣	(195)
或许我去擦皮鞋	(197)
梦中挣扎	(199)

※ ※ ※

留下一片山水	(201)
睡	(203)
握手	(204)
不想回家	(205)
今夜无月	(207)
每人说一个爱的故事	(208)
离寂寞近些	(211)
一种病	(213)
咖啡	(215)
晒晒胡子	(216)
无奈	(220)
溜达	(222)
贵在有缘	(224)
淘旧书	(228)

※ ※ ※

微醺的感觉	(231)
黄昏的河堤	(233)
泉水叮咚	(235)
瞌睡虫	(237)
偷懒的地方	(240)
梨	(242)
第一次进城	(246)
第一次旅游	(248)
长堤上	(251)
我的单车	(254)
城里乡里	(258)
我的胡子	(261)
我曾韵过烟的真味	(265)
泥巴	(268)
来客	(270)

※ ※ ※

愧对书房	(272)
难得坐下来	(275)
清理名片	(278)
一件的确良	(281)
重游大围山	(283)
永远的牵手	(288)
沙发	(291)
朝阳岩	(294)



石板路，山歌一样漫长	(297)
古渡头	(300)
美丽的凤凰	(303)
出嫁	(307)
纤夫·排佬·橹歌	(311)
碾房、石磨与水车	(316)
后记 彭胡子的日常生活	(320)

与王朔侃玩哄骗

王朔当兵开餐馆东撞西窜精疲力竭躺在沙发上感到自己什么也干不了的时候，忽然发现了自己“码字”的天才。于是，他按照某种与众不同的模式拼命地批量生产了一批，如《顽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等。王朔极其高智商地认为：名与利的关系开始是算术级的，一旦名到了某种份上，名与利的关系就是几何级了。于是，他又选择了可以速效成名的电影与电视。几个哥们一合计，制造了一个电影界的“王朔年”。紧接着，又《渴望》、又《编辑部的故事》、又《爱你没商量》。几个回合下来，便俨然京城“大腕”中的“大哥大”了。一时间仿佛开谈不说王朔，读尽诗书也是枉然。

京城曾经出了一个颇滑稽的诗人，满口哆里巴嗦人云亦云的说教，我用不屑的口吻写过两篇小文。其实，从严地讲，是没必要写那种无意义文字的。话不投机半句多。王朔不然。

王朔聪明。王朔一开始就站到了某一种高度，嬉皮笑脸似痞非痞地撕烂了一张张伪善的面孔。我欣赏王朔这种破坏的潇洒或潇洒的破坏。

有了几分欣赏，便有了胡聊海侃的欲望。酒逢知己千杯少。可惜王朔远在京城。他要在那里继续码他的字儿，他要继续让他的字儿深入到各个大城小城的街头巷尾，继续地兴风作浪，“流毒”蔓延。也许，即使他偶尔有点时间，恐怕也会被这样或那样的世俗团团围剿，抽不出功夫来与我聊天。



怎么办呢。我只好面北而坐，对牛弹琴也好，胡说八道也好，反正，我要趁着我难得的这份兴致，与王朔先生好好地侃一侃。

侃 玩

“玩”字也确实好玩。左边一个“王”字，右边一个“元”字。王者，权也。元者，钱也。有权好玩，有钱好玩。有权又有钱，那更要玩出些稀奇古怪的新鲜花样来，那自然是没有问题。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比如某类“官商”。他们玩“奔驰”、“蓝鸟”、“奥迪”；玩四星级五星级的宾馆；玩麻将几万几万顺水推舟送给想送的要人；玩女人挥金如土三个四个五个不嫌多；玩别墅，玩出国观光看看资本主义到底腐化堕落到什么程度以便增强抵抗力防止和平演变。这些人一般都玩得高雅洒脱且带几分神圣与庄严，因为肩负着为祖国的开放搞活充当马前卒的重任。

有一种没权又没钱的人也想玩玩。比如王朔。他玩别的什么都玩不转，只好“玩一部长篇”、“玩几个电影”、“玩”国人很少玩的电视“室内剧”。

文学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东西；文学是投枪匕首；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文学是净化人类灵魂的清洁剂；文学是号角；是七七八八不可侵犯的什么什么，怎么能玩呢？王朔这家伙恬不知耻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说出了个“玩”字。

王朔确实在玩。他认为不存在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原则。他的一位朋友撰文揭发他在创作中言不由衷、伪饰生活，竭力作媚态；对编辑的态度百依百顺，只要肯用，作任何规模的修改都没有二话。其作品要么就在最有影响的刊物

发表，图名，要么就是稿酬最丰的刊物，图利。王朔对文学简直没有一点神圣感。

王朔只想玩，从没想到应该向某些文学界的老前辈学习学习，比如百花齐放，你为何不能以一百种花为题写一百部小说来歌颂歌颂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在关键时刻老当益壮地写一写“拥护某某某、拥护某某某”或“国民经济要搞它上去”的诗歌呢？某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文学中表现出的那种超凡脱俗的境界实在让人如入仙境，他们只是利用写作的间隙去争一争作协、文联的主席或书记之类。这种写作和工作两不误的态度，与王朔的那种玩世不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王朔还胡说“文学就是排泄……通过此等副性交的形式寻找快感……”，“在文学界内部也是这样，玩文学的和玩文学的打得最厉害，连党同伐异的气魄都没有。越是玩文学玩得彻底的，越是不承认自己在玩文学，还对别人玩文学气得要死。”

王朔玩得一点正经没有。他甚至断言：“过去作家中有许多流氓，现在的流氓则有许多是作家。”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倒是从王朔的“玩”中看到了某些“正经”的虚伪。

侃 哄

没断奶的儿子半夜忽然哭将起来，他母亲必定会撩开内衣，将乳头塞进儿子的嘴里，边拍着他的屁股边念念有词：“我的宝贝听话哦，我的心肝不哭哦”，要是断奶后的小宝贝哭将起来，“快别哭了，外面有大灰狼哩！”这便是哄。

哄，可以用小恩小惠的方式；哄，也可以给你展现美丽的前景光明的未来；哄，还可以抓住你的某些弱点，进行因人而异的恐吓。



哄是一门艺术，哄有各种各样的技巧。

王朔喜欢说：哄读者笑笑。

读者是很好哄的。琼瑶把少男少女哄得昏天黑地；金庸把武侠迷哄得废寝忘食，连三岁小孩在梦中拳打脚踢用的都是武术的套路。

不过，真要哄读者笑笑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某些东西越来越哄不住人了。比如那些开口马列，闭口马列，其实屁都不懂的假道学，又比如那些伤痕时期话伤痕，改革时期话改革，风向稍有变化他便雷厉风行的墙头草。读者被人哄得多了，也变得聪明起来了。你哄你的，我想笑的时候笑笑，不想笑，你再哄，就去你妈的。

王朔的《编辑部的故事》不错。上下讨好左右献媚皆大欢喜。

哄有各种各样的内涵与目的。

王朔的哄，说白了，就是向读者与观众献媚与讨好。

侃 骗

骗有善意的骗与恶意的骗。

恶意的骗有许许多多。骗钱、骗物、骗人、骗某把交椅或某些批文……善意的骗也有许许多多，诸如某人得了绝症，骗他说病正在好转；某女奇丑无比，骗她说她有种气质是一般漂亮女子所不具备的。也许，还有一些介乎善恶之间的骗，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

《渴望》，“骗几滴眼泪”。

这种骗是善还是恶呢？王朔这个诡计多端的家伙肯定是带几分善意的，但也不排除有几分恶意蕴含其中。

蓄意制造一个故事，将观众与读者的同情心或除恶扬善

的正义感骗得如火如荼，将观众与读者的眼泪骗得大珠小珠落玉盘，然后郑重其事地宣告本故事纯属虚构。

骗中有哄，哄中有骗。

王朔绝不是那种骗几滴眼泪就会轻易罢休的主儿，他写《空中小姐》、《浮出海面》是为了骗纯情的少男少女；写《顽主》是为了骗城市青年；《过把瘾就死》是骗大一、大二的女生；《我是你爸爸》是骗为国家忧心忡忡的中年知识分子；《动物凶猛》是骗他的同龄人的，他还要写长长的《残酷青春》，他要像琼瑶一样成为“情迷”们的偶像。

其实，说穿了，每个搞文学的都是骗子。总希望可爱的读者从滚滚的红尘中解脱出来，沿着他们所指引的方向，最后一个个不知所措地掉进他们为其精心设置的陷阱中而开怀大笑，并美其名曰伟大的作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王朔设置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陷阱，让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受骗上当。他自己则有些像黑社会的“大哥大”一样，坐在某个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角落，叼着烟翘着腿，这时候，便有人把一些花花绿绿的头衔和闪闪发光的银子送将上来。王朔得高歌处且高歌。王朔想：趁现在正年轻，还有人受骗和眼睁睁地盼着他去骗。若不赶紧“抓晴天，抢雨天，毛风细雨是好天”地骗它一通，到时再后悔恐怕就来不及了。因此，王朔也不无哀音地说：“等老了，吃什么也不香了，看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也不排除我会往德高望重洁身自好那方面发展。没准下世纪中叶，最受推崇的道德先生是我哩。我当然也会很看不惯那时年轻人的许多所作所为！”

王朔是一个极其难得的俗人。他的“玩”、“哄”、“骗”，无非是想将一些本来就很俗或俗一俗也未尝不可的东西还俗而已。

首先是将人还俗。再伟大的人物也有吃饭、拉屎、放屁、作爱的时候，何必硬要高雅得不食人间烟火呢？王朔说：“当

好人特累，你要被人捧成好人，比如说仗义、大方，传开了以后，底下就会说，你跟他借钱他准借，这不是害你嘛。”“最怕弄成假仗义，咱们平常都不错，有什么话都说好说。但真看到钱的时候都不好说了。”仔细打量我们的周围，究竟有几个圣人呢？这几年文坛官司层出不穷，又有哪一场官司不是为名为利而起呢？文人也是人。

其次是将文学这东西还俗。文学既不能兴邦也不会灭国。“你处世信奉的是什么？”“孔雀开屏是好看的，转过去就是屁眼儿。”“文学就是痛苦，痛苦就得排泄，大大的快感，性交一样的……干活！”王蒙评价王朔“这样的文学”“是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真诚、智慧、觉悟、爱心……）而且大体上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的作家和作品，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更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的文学，不写工农兵与不写干部、知识分子，不写革命也不写反革命，不写任何有意义的历史角色的文学，即几乎是不把人物当作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的文学；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文学，不承载什么有份量的东西的（我曾经称之为‘失重’）文学……”

再就是将文学的语言还俗。王朔用方言土语侃大山，各行各业的流行语兼容并蓄，最粗鄙的语言也不回避。

王朔俗到了家。王朔随意地解开了一些不宜解开的纽扣与拉链，因为他自己先脱光了自己的衣服。王朔玩得潇洒、哄得开心、骗得自然。王朔大俗，因此大雅。

残雪、近藤直子及其猫

记得三年前，我在长沙市河西英才园残雪的家中作客，当时谈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可她家中那一大一小两只猫却仿佛还蹦跳在我的眼前。于是就想，那两只猫肯定读不懂残雪的小说，也肯定不知道残雪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可它们却一天到晚缠绕在残雪的周围，残雪呢，也居然视它们为知己且怜爱有加，这世间的事谁又说得清呢？

谈到猫，自然而然就要谈到日本的近藤直子。1988年的酷暑，近藤直子从东京出发，第一次来到长沙会见残雪。在上海至长沙的“闷罐”火车里（空调坏了），近藤女士汗流浹背地手拿《突围表演》的书，向周围旅客热情介绍中国女作家残雪。眨眼十年过去，这本书终于在日本得以问世。而这期间，近藤女士还在日本翻译出版了四部残雪作品集，她自己也出版了一本残雪评论集。近藤女士如此执著于残雪作品的研究和翻译，并在日本的纯文学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在日本也算是一个奇迹了。据悉，今年第六部残雪作品集又将由她翻译并在日本享有盛名的出版社出版。近藤女士说：“残雪的小说确实难解，根本没有通俗性，从头拒绝胆怯的、死守着常识的、总之怕文学的读者。但是对敞开胸膛、等待着从未被说过的事将要被说的那一瞬间的那种读者来说，她的小说是最大的享受。对评论家来说，更是这样。残雪的小说就是对评论者的挑战。我们不回答这么巨大的难题，还评什么？”